

唐丽萍 著

血 罂 粟

 群众出版社

长篇小说《暗香》作者又一力作
彰显法治精神 解读复杂人性

血嬰粟

唐丽萍 著

群众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罂粟/唐丽萍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7. 4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645 - 1

I. ①血… II. ①唐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42917 号

血罂粟

唐丽萍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

邮政编码: 10007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普瑞德印刷厂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

印 张: 7.7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08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5645 - 1

定 价: 32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bbs.com

电子邮箱: 875342374@qq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350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血嬰粟 / 1
亡命归途 / 17
血荐 / 45
梦里梅开 / 98
那年那月那个炒票的阿婆 / 184
贼哭了 / 194
“花花”的从警梦 / 198
我的咖啡 不加糖 / 216
放手 / 220
点睛 / 224
无头案 / 230
后 记 / 239

血罂粟

—

“铿锵，铿锵……”

列车带着它特有的节奏，风驰电掣般奔跑在原野上。

窗外，夜色渐浓。远处，偶尔几星灯亮，转瞬即逝。列车员和几个散客昏昏欲睡，餐车里走动的人很少。

坐在车厢最后一组座位上的女警叶眉丝毫没有睡意，这次任务很艰巨，她要配合男警，一路北上，将一名女重刑犯押解入狱。临行前，领导一再叮嘱：这名女犯年纪轻轻就被判了死缓，情绪很不稳定，押解途

中万万不可大意！

从案卷中得知，这名女犯叫赵雨花，今年二十一，比叶眉小两岁。只有小学文化程度，云南人，有三年吸毒史。涉嫌团伙贩毒，在列车上被乘警人赃俱获。她的同伙是主犯，已被依法执行枪决。

叶眉看了看坐在对面的男警罗浩，他不苟言笑，双手环抱在胸前，像木偶一样随着列车的震动有节奏地摇晃身体。女犯坐在他的左侧，双手被铐在茶几的脚上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倾。上车前，她一直低着头，长长的黑发垂下去，遮住了整张脸。上车后，又一直望着窗外，始终保持着一种姿势。

这个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女毒贩究竟长什么样子？这么年轻怎么会吸毒贩毒？此刻她在想什么？叶眉从上车开始就满肚子的疑问。

“我想上厕所，行吗？”一个弱弱的声音在问。叶眉看见女犯慢慢转过身，抬起头，两只眼睛在昏暗的车灯下白多黑少，神情呆滞，显得有些恐怖。再看她脸色惨白，上面密密麻麻坑坑洼洼，不是雀斑，也不是青春痘，而是大大小小的脓疱，非常醒目。一缕卷曲的刘海儿无力地耷拉下来，贴在嘴角边。

“去吧。”罗浩朝叶眉递了个眼色。叶眉会意，掏出钥匙，解开女犯的手铐，递给她一沓卫生纸，然后，押去车厢连接处的洗手间。

女犯回到座位上。叶眉想给她上铐时，发现她左边发际上插着一朵用卫生纸扎的小白花，心里一怔，忍不住问：

“你戴这花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给我妈戴孝。”

“你妈去世了？”

“嗯，三年前……”女犯讷讷地回答，依旧低着头。

“三年前？这么久了，你还戴孝？”

“我原来不知道，办案的警官到老家调查时，带回来这个消息，我

才知道妈妈已经不在了。所以，现在才戴孝……”

“难道你一直没回过家？为什么？”

女犯没有吭声，扭头望着车窗。窗外一片漆黑，她好像在黑暗中寻找答案，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的肩头不停地抖动，双手不停地搓动。是的，她在哭，一定是哭了。

叶眉决定暂时不给她上铐，递过去一瓶矿泉水，说：“喝水吧？”

女犯转过身，抬起头，满脸是泪。她接过矿泉水，慢慢拧开瓶盖，抿了一小口。

叶眉指着她手臂上一圈圈的疤痕问：“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烟头烫的。”

“谁烫的？”

“自己烫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毒瘾发作，难受，就……”突然，她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却没有哭声，表情很痛苦，引来邻座好奇的目光。

叶眉与罗浩调换了位置，紧挨着女犯坐下，递给她纸巾擦泪，提醒她：“别哭，让人看见影响不好！”

女犯点点头，收住抽泣，擦干泪水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。

叶眉低声说：“累了，可以靠着我休息一下。如果你不想睡，我们就聊聊天吧。”

女犯点点头，侧过身体，面朝叶眉，低头，细细地清晰地向她讲述自己的经历……

二

我叫赵雨花，我的名字是爸爸给我取的。我的爸爸和妈妈没有什么文化，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在我的印象中，爸爸身材高大，皮肤黝黑，很有力气，是种田的好手。妈妈善良能干，操持家务，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平平静静。因为我长得乖巧，寨子里的人都亲切地唤我“花妹子”。

我的家在云南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寨里，非常偏僻，与缅甸山水相接，离边境很近。寨子里经常有毒贩子活动，暗地里兜售鸦片和海洛因。只要有钱，就会有人送货上门。

我不知道爸爸是怎么染上毒瘾的，听妈妈说是被人骗的，我记得一家人的命运就是从爸爸吸毒开始逆转的。

自从爸爸吸毒后，家里就没有安宁过，我常常看见妈妈跟爸爸吵架，有时还打架。但每次都会在爸爸的忏悔和妈妈的痛哭声中结束，而每次又在爸爸的暴怒和妈妈的哀嚎声中开始。这样的日子，反反复复，爸爸后来生病了，干不了农活儿。家里的地卖了，牛卖了，值钱的东西都变卖了，家里的境况一下子变了。

我九岁的时候，妈妈又生了一个弟弟。第二年，因为交不起学费，我小学还没有毕业，就被迫辍学回家带弟弟，做家务，干农活儿。

家里拿不出钱买毒品，爸爸非常痛苦。我经常看见他止不住眼泪和鼻涕，抱着头在地上打滚、嚎叫、抓挠。我背着弟弟不敢靠近爸爸，心里害怕极了，就往妈妈身边躲。妈妈哭天抢地：“这是作孽，作孽啊！”

后来，爸爸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越来越暴，妈妈、弟弟和我成了他发泄的对象，非打即骂。妈妈为了保护我和弟弟，经常被爸爸打得头破血

流。我最怕天黑，因为天黑了，爸爸就把妈妈反锁在屋里折磨她，听见妈妈凄厉的惨叫，我不寒而栗。第二天清早，看见妈妈一头乱发，脸上布满淤青和血痕，一边呻吟，一边挣扎，拖着沉重的身子干活儿。

苞谷和地瓜都种在后山坡上。有一天中午，我到地里给妈妈送饭回来，看见家里有一个陌生男子跟爸爸在嘀嘀咕咕，好像在讨价还价。

爸爸说：“不是说好两千吗？怎么只给一千八？”

陌生人不耐烦地回答：“我给现钱，不赊账，就这个价，你不卖就算了！”说完，转身要走。

爸爸拉着陌生人的手：“哎哎，等等呀。谁说不卖了？行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！”

陌生人掏出一沓钞票塞给爸爸，然后从床上抱起弟弟出门。弟弟在陌生人怀里手脚乱舞，大声啼哭。

爸爸用手指沾着口水，一张一张数着钞票，头也不抬。

“不许抱走我弟弟！”我扑过去，想从陌生人手里把弟弟抢回来。爸爸抢先一步，拦住我，朝陌生人连连摆手：“快走，快走，走！”

情急之下，我挣脱爸爸的手，转身往后山跑，去叫妈妈。

爸爸把弟弟卖了！妈妈像被雷击了一样，撂下锄头，跳起来，发疯似的狂奔：“娃儿，我的娃儿！”她冲进家里，朝爸爸一头撞过去，“我不活了，跟你拼了！”

妈妈双手死死抱着爸爸的腿，又咬又啃，跟爸爸厮打起来。最后，妈妈歇斯底里的咆哮声变成一阵阵干号，号哭之后发出痛苦的哀鸣。

爸爸在一旁无动于衷，他把从人贩子手里拿来的一千八百块钱全部拿去买了毒品，化成轻烟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从那天起，妈妈绝望了，也木然了，每天坐在床头，不言不语，痴痴傻傻。

我拼命摇晃妈妈的膀子，哭喊：“妈妈，妈妈。”然而，妈妈却面

色如土，呆若木鸡，好像什么也听不见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有一天傍晚，爸爸把妈妈锁在屋里，不让我靠近。后来，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跟爸爸耳语一阵子。爸爸把钥匙交给那个男人。那个男人接过钥匙，咧嘴朝我坏笑，然后开门钻进屋子。我不知道屋里发生了什么，没有听见妈妈的声音，也没有看见妈妈出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就听见有粗鲁的喘息声……

爸爸蹲在门外的地上抽烟，看不清他的样子。

在当地，流传一种说法，长期吸毒的人死后骨头是紫红色的，可以用来再加工成毒品。于是，有人就收购吸毒人死后的尸骨。爸爸知道这事后，就将自己死后的骨头以两千元出卖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人还没死，骨头已经被别人提前收购了。等他死的时候，会有人将他的尸骨拖去加工，再提炼出毒品。于是，有人盼他能趁早死掉，将尸骨用来制毒。

由于长期营养不良，我十六岁的时候个头儿还不到一米五六，身材娇小，但干起活儿来跟大人一样。有一天爸爸盯着我看了好半天，眼睛眯成缝，冷冷地笑起来：“嗨，长大了，模样还行，老子没白养！”你你知道吗？那阴森的冷笑是从爸爸的鼻腔里钻出来的，好狰狞，好恐怖，让我背脊发寒！

夜里，我在半梦半醒中听见有人在抽泣，睁开眼睛，看见妈妈坐在我身边抹眼泪。

“娃娃呀……”沉默好久的妈妈终于开口说话了，“妈是保不住你了，你逃吧，快逃吧！离开这个家，逃得越远越好，永远都不要回来！”

“妈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”我紧紧抱住骨瘦如柴的妈妈。

“你没看到吗？那毒物已经把你爸爸变成了魔鬼，变成了畜生，再不逃走，恐怕要吃你了！”

“妈……”我哭了，但不敢哭出声来，生怕惊动隔壁睡得像死猪一样的爸爸，“妈，我不走。我走了，爸爸会打死你的……”

“别管我了，我命不好。娃娃，你快走，快走……”妈妈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包袱和二十元钱塞给我，然后把我拉起来，狠狠地推出了家门……

三

被妈妈推出家门后，我一路拼命狂跑，深一脚浅一脚，出了寨子，穿过浓浓的大雾，翻山越岭，不知道跑了多远多久。

我又冷又饿又累，终于瘫在地上。上哪儿去呀？世界有多大？我从未出过远门，也没有亲戚能投靠。自从爸爸染上毒瘾后，亲戚们早就不再来往了，寨子里的人像躲瘟神一样避着我们，没有人愿意跟瘾君子家的孩子打交道，怕传染艾滋病。

从此，我开始流浪了。

我不敢向陌生人伸手乞讨要钱，怕人问这问那，再把我送回家。我来到昆明滇池湖畔，从垃圾桶里翻找吃的，捡拾游人丢弃在路边的易拉罐和饭盒，渴了就喝自来水，困了就找个没人的角落睡一会儿。

有一次，我看见有人喝完八宝粥，随手将空罐扔到绿化带的草丛里，眼睛一亮，迅速跑过去，扒开杂草，寻找空罐，希望里面还能残留一点儿东西。

那人愣了一下，走过来打量我，好奇地问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怯生生地往后退，不敢回答。

“哦，你是捡垃圾的吧？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你多大？”

我没吭声。

“你没上学?”

我摇摇头。

“哦，你住哪儿?”

我又摇摇头。

“饿了吧?”

我还是没吭声，低头盯着手里的易拉罐。

“走，我带你去吃馄饨。别怕，我不是坏人。大家都叫我‘强哥’。”我实在太饿了，经不起诱惑，就懵懵懂懂地跟着这个叫“强哥”的人走了。

后来我才知道“强哥”真名叫陈俊强，比我大十岁，是广东人，在昆明做服装生意，想雇人看店铺，他觉得我长得不错，手脚利索，就收留了我。

我在店铺里为“强哥”干活儿，他没有付给我工钱，但我心满意足。如果不是“强哥”收留了我，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饿死在街头。跟了“强哥”以后，我不愁吃，不愁喝，也不愁穿，担惊受怕的日子总算结束了。

“强哥”粗中有细，好吃好喝地照顾着我，教我做很多事，讲外面的新鲜事给我听，逗我开心。我觉得他真好，什么都懂，什么都会。日子久了，他还给我买首饰，买时装，买化妆品，把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。

那个时候，我从地狱来到了天堂，怀疑自己莫不是遇到贵人了。我情不自禁，忘乎所以，几乎忘记自己是逃出来的，忘记了过去伤痛，忘记了悲苦的妈妈，忘记了可怜的弟弟，也忘记了可恶的爸爸……我觉得外面的世界真好，外面的人也好！

在不知不觉中，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异样的感觉开始在心里涌动起

来，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，“强哥”的身影每天都在脑子里晃来晃去，想甩都甩不掉。

他外出进货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档口一边等一边傻想：“强哥”真好，我喜欢为他做事，喜欢跟他在一起，喜欢听他说话，喜欢看他的一举一动，还喜欢他身上散发出的特殊味道，喜欢这样每天等着他回店铺的感觉，日子要是永远这样就好了……想着想着，脸颊也热起来。

“花妹，今天早点儿收档。”傍晚，陈俊强来到店铺，一进门就说：“吃过饭，我带你看电影去。”

那部电影很感人，男的和女的爱得死去活来，催人泪下，让我看得浑身发酥。“强哥”善解人意，一只手紧紧搂着我的肩头，另一只手在黑暗中摸索，寻找我的手。我很乖顺地将自己的头慢慢靠过去，一股热流从掌心里传递到身上，心跳加快，有些喘不过气来。我闭上眼睛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影片里的故事情节我没有认真看，我听见电影里的人再说：“你在我心中的位置很重，很重……”“答应我，今生今世都不要离开我！”“不会的，永远都不会……”这些话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，我想对“强哥”这样说，可是就是说不出口。我很想听“强哥”这样说，他的眼睛紧盯着银幕，没有注意到我的脸和脖子都已发烫。

傍晚，我们手拉着手回到店铺。“强哥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很漂亮的礼盒，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说：“我早就想送给你了。花妹，嫁给我吧，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让你过上好日子。”

我不知所措，不知道怎样回答他，不知道这就是恋爱，是人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我杵在原地，眼泪稀里哗啦地往下淌。好像我天生就只会流眼泪，痛苦的时候流泪，害怕的时候流泪，难过的时候流泪，开心的时候、激动的时候，也会流泪，没完没了。哦，老天爷，你太会捉弄人了，把人世间的最不幸和最幸福都降临在我一个人身上了，躲也躲不了，逃也逃不掉。此时此刻，我终于想起了妈妈，要是妈妈在身边

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告诉我该怎么做。

可是，妈妈现在在哪里？我多么渴望有人疼、有人爱、有人怜，哪怕给我一点点温存和怜惜，我都会如获至宝，舍不得放弃。现在，“强哥”在我身边，他就是我的天，我的地，我的全部，是我从今往后唯一可以遮风避雨的安全岛。想着想着，我百感交集，像一只受了委屈的小猫，泪眼婆娑，不顾一切地扑到“强哥”的怀里，发出柔柔的声音：“答应你，我答应你……”

就这样，我答应跟他结婚了。哦，不，不是结婚，是同居。但我一直认为是结婚，听妈妈说过，男的和女的一辈子生活在一起不分开就是结婚，没有同居的说法。无论爸爸怎样对待妈妈，他们生生死死都不会分开，因为他们结婚了。“强哥”对我这么好，我当然愿意生生死死跟着他。

“强哥”人缘好，朋友多，生意上的事他从不让我插手，生活上的开销也不需要我担心。“强哥”带我泡酒吧、蹦迪、K歌、抽烟，二人世界，好疯狂，好刺激！

不过，也有让我害怕的事情，经常暴饮暴食、昼夜不分、颠三倒四地过日子，已经让我两次怀孕而胎死腹中，不得不到医院引产，小腹经常隐痛。但“强哥”说没关系，反正我还年轻，有的是时间，有的是机会。现在最重要的是赚钱，赚钱，赚更多的钱，有钱的日子就是不一样！

四

一年后，“强哥”的生意做大了，忙不过来，说想带我一起做。我高兴地跳起来，一把搂住“强哥”的脖子，说：“太好了，我早就想跟

你一起出去学做买卖了！”

“别急，这笔生意与以往不同，我们要先做些准备。”“强哥”在生意场上混得久，经验多。我打心眼里佩服他。

“等这笔生意做成了，我带你到广州去玩玩，还可以去看看大海。”

“真的吗？你太好了！”我觉得自己被“强哥”宠坏了，娇惯了，有些忘乎所以。

一切准备妥当，出发前，“强哥”把我拉到房间里，努努嘴巴，神秘地说：“你把胸罩换一个。”说完，递过来一个比较宽厚的文胸。

我接过，发现里面有东西：“这是什么？我不喜欢用加厚垫的。”

“问那么多干吗？不喜欢也得用！”“强哥”脸一拉，见我满脸不情愿的样子，又马上换了笑脸，哄我道，“这种文胸是最新产品，带按摩功能的。”

我把文胸穿在身上，扣紧，发现这件文胸太大，跟我瘦削的身子很不协调。里面装的东西太沉，走路不能太快，前胸往下坠，肩带绷得太紧，戴时间长了勒得肉疼，时不时还要用手托一下。洗澡的时候，我发现皮肤薄嫩的乳头被文胸磨得通红通红的，还有些灼痛感，气得把文胸丢进垃圾桶里。谁知，“强哥”马上捡回来塞给我，说从现在开始，一直要戴在身上，连睡觉也不能解开。看见他凶巴巴的样子，我怕他生气，只得把文胸重新戴在身上。

到了广州，“强哥”在宾馆放下行李，迫不及待地帮我脱下衣服，从文胸里抽出两个布包，急匆匆地离开了房间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提回来一个密码箱，往床边一放，搂住我转了一圈。然后，又亲又啃，嘴里不停地叫唤：“宝贝，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！”然后，把我上上下下扒得精光，丢在床上……

“强哥”信守诺言，带着我在广州玩了一个星期，看了大海，吃喝玩乐，出手很大方。

回到昆明后，趁“强哥”兴致未减，我试探性地问他：“这趟生意做得怎么样？”

“强哥”告诉我：“非常顺利。这里面有你的功劳。”

“我的功劳？”

“是呀，如果不是你帮忙，那东西我怎么带得过去？”

“啥东西？”

“好东西。”

“啥好东西？”

“嗯……告诉你也行。就是白粉！”

“什么白粉？”

“就是藏在你胸罩里的东西，是一种让人上瘾的东西。”

“啊?!”我大惊，全身哆嗦，“你……你说的是电视上报道过的……”

“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这东西很赚钱的!”

“你不是做服装生意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傻呀？你真是没见过世面，瞧瞧外面有多少家服装店，挂几件衣服就能赚大钱？门儿都没有!”

“那你也不能干这个呀!”

“强哥”把脸一拉，推开我的手，说：“不干这个干什么？你说得轻巧！你吃的、喝的、用的、玩的，哪样儿不要钱？你以为是天上掉下来的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原来你贩毒!”

“是！我就是贩毒的，你以为我是谁?!”

我全身血液轰地一下直冲脑门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身子从床上弹起来，冲到“强哥”跟前，狠狠甩出去一记耳光！“强哥”捂着脸，还没反应过来。我指着他的鼻子，怒气冲冲地叫起来：“混蛋！骗子！魔鬼！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!”然后，冲出房门！

天哪！他是一个毒贩子！我还蒙在鼓里！我每天精心地伺候他，天真地崇拜他，把他当成生命中救苦救难的贵人，没想到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毒贩子！而我呢？我还是他的同伙、帮凶！

我爬上一个山头，仰天哭喊：“命运啊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？恶魔呀，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不放！上天啊，你真是瞎了眼，你害了我的爸爸妈妈，害了我的弟弟，今天又来害我！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！”我撕心裂肺地哭喊，没有人告诉我这一切是为什么。

我再次流落街头，蜷缩在一个立交桥下的角落里，哪儿都不想去，什么事也不想做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惨兮兮的。不知道是因为天凉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心情跌到了谷底，我觉得越来越冷，冷得嘴唇发紫，全身起鸡皮疙瘩，骨头酸痛，渐渐感觉肠子和胃都在绞痛，脑袋里面有无数根钢针在扎，几乎要爆裂开了！

我在痛苦中揪住自己的头发，挣扎了好久好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才恹恹地睁开了眼睛，望着天上飘浮的白云，喃喃地自语：“要是支烟抽就好了。”自从第一次引产后，我就喜欢上抽烟了。“强哥”每隔几天都会带烟回来，还说喜欢看我抽烟的样子，很洒脱。

“花妹，别逞强了，跟哥回去吧。我们还像过去一样，好吗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“强哥”出现在我眼前。我知道，这个恶魔一直在尾随我，跟踪我，我逃不出他的手心。

我木然地摇了摇头，已经没有力气跟人说话了，潜意识告诉自己：“不能回去！万万不能回去！”

我太疲倦了，无力抗争，恍恍惚惚，被人背着，晃着，迷迷糊糊地沉睡过去了。

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吃力地趴在地上，“强哥”的身影在眼前晃动，听见他狞笑的声音：“跑呀，你跑呀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就是赶你跑，你也不会跑了。因为你离不开我，离不开白粉，那些烟都是浸过毒液